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八

13
3426
8



門口 13
號 3426
卷 8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難一曰刊有第三十六字。旧注：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難。而詰難之也。又云：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

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原注：嗣此張榜曰：諸難皆託有理之事，設為不駁，以恣其從橫，顯例以見才耳。利口覆邦，非邪然可長。人慧巧，益人筆力。

作主槐野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犯，文公之舅也。故曰舅犯。問之。

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難

一

昭和十六年九月五日
野村堅氏

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

原曰注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

戰

陣之間

省君字不厭詐僞

原曰注非諂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

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事不厭詐

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

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

林而田偷

原曰注苟且也

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

必無復

原曰注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增無復下有君其正之而已矣七字

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歸而行爵

旋師以歸而論功行爵也

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

之事舅犯

淮南子有之字

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

非君所知也

山璠云君當作若汝也

夫舅犯

說苑有之字

言一時之權也雍

御覽作若君之字

季

說苑有之字

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

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見呂氏春秋義賞說死權謀新序雜四又呂氏不苟趙衰邵子

虎事相類案晉世家為先軫狐偃事萬世之利也或曰

融本以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

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

公問以少遇眾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

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疆

而成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

雖有後舉莫若城濮大利

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成不及

祝拔蕪之也增周語敬其祓除注猶掃除也祓孚勿反

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難

三

受弗聽

致

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山云當作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傷害也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道言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金履祥注論語曰而猶與也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

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原曰注仲尼不知善賞安嘆宜哉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則畝正原曰注相讓故正也山據云則畝同

按五帝紀正義引云歷山之農相侵畝舜往耕期年耕者讓畔又見原道訓周語注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畝百步為畝韋注下曰畝高曰畝也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舜井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泲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樾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舜所耕處未詳孰是河濱之漁者爭坻原曰注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增坻直尸反秦風死在水坻傳小舜往漁焉墨子按注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渚也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

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復袁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原曰注苦窳惡也。索隱窳游甫反病也。按荀子曰窳者不便利者弱。梏與苦同。唐韓琬傳器不行窳又默啖寇。嬌檀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三省注曰市列為行行爲濫惡也。通雅器窳猶苦窳。舜作什器于壽丘器不苦窳苦讀如監粗也。病也。史記貨殖傳昔窳國語辨其功苦功與攻同。堅也。詩我車既攻。精專曰攻。粗惡曰苦。周禮注有功有治。又史舜陶于河濱器不苦窳。亦作梏。通作治。儀禮喪服傳冠者治功也。注猶麤也。論語沽酒惡酒也。古讀假爲治。如純噉與土字叶。家之爲姓皆其聲也。今京師言行濫物曰假治。猶以二舜往陶焉。通雅曰顏籀曰陶河濱此古濱字見說字連稱。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具書備期年而器牢。牢堅也。德盛而民自化。所謂無爲而成者。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

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

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

之聖堯奈何原曰注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

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原曰注若

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

也設難中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

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

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

也陷破

已止

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揚升庵外集云今人謂言不相副曰

自相矛楯見尸

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

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

也守法者謂之中程即如今之所謂中式

海內畢矣

堯令從

苦而後化民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

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也道由

管子校注

法術亦非庸主所能操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

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也

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烹其首子而進

之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刀自宮以治

內

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也

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

不久

原曰注言蓋藏許論不可久 細註偽增於當作務言務

行詐論不能長掩管子務為不久蓋虛不長注務時為 事久必發揚覆蓋虛妄不得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子卒死

長掩案以此堆彼為合作偽 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子卒死

而 舊刊脫而字卒條通 遂也應 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

出戶 舊刊戶作 不葬 管子死 日盡出於戶 或曰別提管

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

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

盡死力以為其上者 原曰注盡死力 管子將弗用也曰不愛

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 舊刊無 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

度其不愛其君 管子度人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正論

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 言管仲亦在 明主之

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

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

姦不用於上 原曰注臣有功者舉用 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 垂猶 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

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舊注君計臣 君有道則臣盡力

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慶數

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

以身死蟲流出戶 舊作 不葬者 十四 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

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 究到 臣情不上通一人之

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陳深曰燕
老泉管仲
論本此

利下恐脫
利字

人生須三言
復此言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原旧注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矣注旧作也按弊蔽通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无中字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

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人間

論訓作無惟赫子无下字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

之曰无汜論訓無仲尼聞之曰五字蒲坂圓曰晉陽之難在善

鳳按孔叢
子已辨其
矣

迂評作
國家危
矣

下臣親聞
悉勝相字

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止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龜趙策曰竈生龜晉語沈龜產龜注沈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當作事而有功則賞乘因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原旧注臣有不驕僅合明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難

品彙深
非通用賢

明
陰

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陳深曰國

新破木可行法襄子之賞權韓子之言常法也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

其言而莫之違論語人之言曰予莫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

違也師曠待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

階也淮南子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

壁跌衽中宮壁高誘曰跌衽至平公衣衽而中宮壁也公曰釋

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舊注歎息之聲讀如後世呵呀也是非君

入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除與塗通淮南子作塗高誘注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公曰釋

之以為寡人戒與朱雲折檻同趣說死君道為魏文公師經事淮南子曰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

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或曰平公失君道弗諫足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羈或曰平公失君道

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

其言言君有過則進言其事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言不聽則夫臣之於君

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

而親其體讀親猶犯也字書親近之也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管祿以待之此人臣

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

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

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行迹也不可行也言不可行也復行也使人

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
諫襲因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
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厥義下並
擇則字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
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韓詩外傳易作輕
又見呂子下賢新
序雜五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
得見之或曰別提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
一國之患不避軍旅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
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
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

之上將與欲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行悲小臣之忘民

也民當作君下同曰小憂民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

山云會當作禽顯學作禽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也案曲
禮執禽者左首荀子小人之學也以禽為饋注饋獻之物也

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勛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

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

臣有智能而道桓公是隱也宜刑原注德修而隱不若無習

能而虛驕於桓公信陵君傳意驕於而有自功之色蔡澤傳
有驕於之志山云列子云方虛驕而恃氣

是誣也言誣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

理也領統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放於齊國

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

原田注晉伐齊也靡笄山名增齊世家徐注一作靡左傳疏音靡笄音難晉語注齊山名魯成二年

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韓獻子時為司馬將斬入以戮罪在可赦之者索隱在濟南與代地靡笄不同

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

子因曰胡不以殉

世楷本作殉下同

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

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韋昭曰言欲與韓子分謗也或曰却非言能如此故從事不乖也

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

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罪人而勸之以

殉勸之以殉是重不幸也

原田注斬既不幸殉又不幸是重不幸也

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

評林同世
楷本深明
府本作殉

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罪人則已斬之

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

旧刊無且後至也

夫却子曰

山云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

注殉既不幸

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

斬涉者之脛也

周書斯朝涉之脛傳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奚分於紂之

謗

原田注不得斬謂此助為虐更益謗也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

注不得斬謂不幸也

且望却子之得之也

原田注望却子正韓子之過今却子俱弗

得

失理也則民絕望於上矣

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

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

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却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舊刊誤作夜然矣，增事已

見外儲左下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

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

之上。請下恐脫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

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別今使

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

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原曰注謂

善御也其命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

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信仲通與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

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之下，微令者不避尊貴，

不就卑賤。原曰注二官雖卑奉命微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

伯信乎卿相？言以君勢行于國中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

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

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昔

魏兩用樓翟，說林上作犀首張儀而亾西河。樓緩翟楚兩用昭景而亾

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

國交私以示已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羈成湯不王也溥王一用淳齒一專而身而身舊刊誤久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身死減食之患是參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必下脫有字

難二舊刊有第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辨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乎索矣

景公過晏子曰于宮小近市請徙于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

而辭曰且

臣當作

嬰家貧

且字失刪畧也山云左傳此上有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

焉數句晏子雜下同不然且字不成義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

往買市

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

踴貴而履賤

踴踴同左傳注則足者履按喚起疑聞

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

舊注七老反

然變色

廖文英曰轉注古音職韻造引韓非子舜見古瞽其容造焉造音與戚同

或曰造猶造次之造改容也有戚義造音戚贈道應訓孔子造然革色忠孝篇其容造焉注愁貌

曰寡人其

暴乎於是損刑五

晏子公愀然改容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

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原曰注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調馴賦動雖刑豈惡刑多在

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

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原曰注苟

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

無以不當聞

聞告

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

審

重刑也
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

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也敗北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

也重刑也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

安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

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非子借古諷今者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

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國下恐脫者字陳本作何故其胡何也雪洗也公曰善因

發困倉困下利作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輕罪也出宥也宥小過也處三

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

小人小民悅惠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君子以為失義使桓公發困倉

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

也而評助辨命論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龜桓公宿義宿

諾之宿也言不即行也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

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山璠云論囹圄而出薄罪

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望望原舊

遺冠常望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

哉

昔者文王侵孟舊作孟誤史記周本紀伐邢注邢城在野王

國注五國謂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邢伐崇白居易詩秦嶺

馳三驛商山上二邢自注商山險道中有東西二邢左傳王

取鄆劉蔦邢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忍生之田注蔦刑鄭二

邑字又作孟春秋曹伯會于孟左傳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又

也耶通注
當在遺冠
也下

也耶通注
當在遺冠
也下

三

齊侯宋公會于洮太子郟賁獻孟于齊注孟邑也增左傳齊國夏伐晉取孟注晉地豈是耶

傳旅地名孟子引作莒按徂往也詩意謂密人侵阮往舉鄆

漢志在京兆鄆縣莒在陳留雍丘縣臯陶子伯翳後所封也一本注孟莒鄆共地名

陳本作三事舉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

美也天性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見殷紀齊俗仲尼聞

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

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

乎夫智者知過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

管下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

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

今即西岐

也

論也

四

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

相傳古鄭長者有言見外儲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

王也陳本有矣言文王處已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

未及此論文王不患幽囚而憂天下務收民心以剪商受籙

終囚死以此毀夫子似嗟天者矣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

之力也山云也耶通識知也言桓公威叔向對曰管仲善制

割以製衣喻賓胥無善削縫原旧注言損益若女工旧注工

削無矯拂注言彌縫原旧注言增飾若女工旧

其闕除去其惡也隰朋善純緣注此下有之純緣也四字

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

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微諷君也凡

為人臣者猶炮宰同庖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

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

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

臣之力也言君臣相須而成傳錦泉曰叔向歸力於臣師曠歸力於君合而觀之得入而后成伯非兩駁之亦

覺兩端首鼠未定解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

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虞舊刊作于合作于揚升庵外集詩出宿於于今而虞

亾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山璠云蹇叔疑百里奚誤呂氏

評林卷以
即百里奚

春秋百里奚處平虞而虞亾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

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

在虞而虞亾在秦而秦霸此有君而舊刊而作與非無臣也向曰臣

之力也不然矣原舊注以宮之奇僖負羈蹇叔觀之則賢士必待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

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宮中作市者二處市各有閭皆婦人

中七市女閭七百案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被

髮而御婦人被髮不冠也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

死蟲流出戶不葬見左傳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

以為君之力也二也字倣則字看且不以豎刁為亂事見國語左傳昔者晉

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舊刊忘作舅犯極諫舊刊故使得

無得字及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諸侯合恐名之誤文公以舅犯霸

而語而轉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原注以齊桓晉文觀之則明君必待賢臣而弘

業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

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偏謂倚於一偏未得其正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請禮待晉之禮式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言專任管仲雖小事不敢自專也原注使有司三告仲父

三新序而優笑曰而乃也見詭使易哉為君言為君不難以

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原注優細優字有樂者名今按桓公曰吾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家語賢君必自擇左右吾得

仲父已難矣又舊刊無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言易也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

索人孟子為天下得人難也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以割烹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

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迎也

賢者固求用已如此但人主不欲求賢者之言也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

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

準之以刑名參之準正也刑形通事也以事遇於法則行猶

也合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金

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

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歿其君不歿於公而歸桓

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

仲之後奚遽易哉詎同渠何也奚遽字見管仲非周公且與

周公異其操也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居攝也攝天子之成王壯授

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言人臣輔君之職當然也夫不難奪子

而行天下者指周公而言山璠云子指成王洛誥云朕褒十

不字衍據必不背歿君而事其讎周公必不為皆歿君而事

其讎者管仲與周公易地不難

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桓公宜備管仲公子

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管仲射桓公中其鈎其君死而臣桓公管

仲之取舍取舍猶去就也非周公且非周公之介操也未可知也不可保其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

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白謂為君不難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

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

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

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明矣以已通下然

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言天下失國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舊刊誤

得為逸於使人也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

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

易牙借假也言信豎才蟲流出戶而不葬作戶當桓公不知臣

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也借古人以警世主

李兌當作李克治中山事見左下苦陘令趙世家注陘者山絕之名常有井陘中山有苦陘評林

苦厭上計而人多上計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治民常以春行所主

也誤上計而人多州計帳凡郡國皆主治民常以春行所主

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

所上計簿也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注

宛苟且也堵山播云宛恍偷通鳳卿按宛當作窵汚下無山

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

子姑免矣又見新序雜二案人間或曰李子設辨曰夫語言

辨聽之說舊刊作言語下文不度於義者謂之宛言魏都賦注引李

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辨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當作

者也則辨非說者也說聽用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當作必

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

者必不誠之言也誠言人多之謂舊刊宛貨也未可遠行也

禍也禍當無術以知而入多人多者穰也原旧注讓雖倍入

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慎順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當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五 十八

三考
變非子
早計
評注作通
通宜也

民作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
於土地之宜六畜逐五穀殖則人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
車機械之利用方少致功大則人多利商市關梁之行關梁
征十二月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交易通外貨留之儉
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人多入
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人多已上言入多之有非
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宛貨者
無術之言也無生財之道積貨之術也趙以夫曰下推原入
不時多取厚歛以計冀幸獻子所
謂與有其取歛之臣寧有盜臣是矣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犀言其堅
云古以兕為甲故謂犀為犀漢晁錯傳器不犀利及上恐脫
不字原曰注簡子以犀為脊櫓而自臥之櫓猶類也山璠云
注臥擊字誤又云下犀疑屏呂子貴直作犀蔽屏櫓
齊策舉衝櫓注戰陣高築車為櫓管子兵尚脊盾注盾或著
之於脊故云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抱曰烏乎音嗚吾之士數弊
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三字當在昔亦有君之不
能耳士無弊者原曰注但君不能用之耳張天象曰同舟遇
乎有在之昔者吾先君獻公奔國十七獻公滅國虞魏霍魏
誤下同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
即位淫衍衍當作行案衍曼暴亂身好玉女高誘曰玉女美
如秦人來舊作秦人來舊作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

授之授當圍衛取鄆增取鄆見呂子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之會也亦是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

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舊刊戰大

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

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

霸未見所以用人也原旧注文公能以賞信儲難必簡子

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國易家有輕犯矢石孝子之所

愛親也原旧注孝子所以輕犯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旧注

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增百中僅有一言至少也但為

賞罰所使而起敵耳難一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

注非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

皆若孝子之所旧刊無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原旧注能孝

無一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猶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

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人皆畏軍法長行狗上言久

陳不顧身命也狗從也以身從人而不去也增長行數百不

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必然

而道也乎百無一失誤人之行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無術○親冒矢石以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也

韓子解詁卷之十五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六

旧刊有難三第三十
八難四第三十九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

岡田 元達甫 全錄

難三旧刊有第
三十八字

禁茲在法察茲在術凡八章皆借前
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

吳仁臣云糲音
未詳今按糲當

作糲論衡曰龐
糲是之子是

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

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

細人小人也
君子臣不知也

臣下於賢者而尊其位以崇尚有德求善而舉用之以勸民
之興起若夫察察以窺人之過行是細人之見也若臣則從

高法受惡
其說亦正

事於光明光大而不子思出子服厲伯人見問龐糲氏子子知其不孝之何如也

服厲伯對曰其過三原注言不止也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

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設為答詞以立斷案魯之公室三

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

之一也有益於治道故曰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悅善同於上

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墨子尚同亦云此宜賞譽之

所及也原曰注聞善聞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

者也羣下比周為奸以蔽君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

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

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

取魯之民所以自美原注指三家今按指季氏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也倒反文公出亡獻公舊刊作子誤使寺人披攻之蒲城評林寺人闔人姓李名披披

斬其袪袪袂也文公奔翟韋昭云在魯五年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翼

內外傳不得也及文公及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

宿而汝即至君令宿而汝即至惠濟之難君令宿而汝

宿宿即至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左傳令不貳除君之惡若

所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何有謂不難也言君命

為君除惡當盡力而惟恐不堪且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

惠公時則為狄人我安知其有令且原注當時君為蒲翟之人

無臣之分則何有焉韋昭云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

於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

置射鉤而相管仲桓公與公子糾爭位管仲射桓公馬上一

囊之後叔牙特之歸至堂君乃見之記者或曰齊晉絕祀絕祀

謂國也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

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刊

也上有後世之君原注謂桓文之子孫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

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史記趙

世家惠文王九年燕將成安君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

管仲寺人自解君神駒李評林本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

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使擅賞自以為賢

而不戒戒謂預為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孫鑠本且寺人之

言也直飾非識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負於君也死君

復今復孫鑠本生臣不愧而後為貞原注小其死然後為貞

生不悔生人不愧負也左傳使死於者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

公寺人之不貳何如披之貳

人有設桓公隱者言人有設難以隱諷桓公者隱謎也漢書

以相問對者以慮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對賤

之謂疑射之誤下文可証評林對答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

難也倣孝弟也近優而遠士優俳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

海遊海上老子魚不可脫於淵也統志海濱州及利津諸

化海豐三縣之地界濱海海在齊地萊州子虛賦齊東滄

燕居
即神

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告於祖廟立太子焉或曰管仲之射隱語也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排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旧刊作世非不能用其有謂失主術也許林國有賢而不能用於世而徒不夫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茲而見隱微必行之令察人之奸而知其隱微必行令以禁之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見於內諸下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王公子宰一作朝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及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籍

言使庶孽卑者鮮寵而不能藉勢也雖處耆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

庶孽白萃鄭箋孽支庶也疏孽也樹木斬而不亂又非其難復生也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也不亂又非其難

以者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原注秦晉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

謂一難也貴妾原注內人不使二后二后耦二難也愛孽原注五

不使危正適專聽一人原注豎刁等屬卿按謂管仲也而不敢偶君此則可

謂三難也威服大國妻妾有位適庶不爭君臣不亂此三者世君之所以難及於桓公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迺而來遠哀公問政

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

節財三公出非一時之事統言之也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

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

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在得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

諸侯四隣之士障蔽之也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

除社稷不血食者謂國也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

築雍門為路寢路寢臺名要略訓云齊景公作路寢臺一

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原注謂以大夫之故曰政在節

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此下辨恐民有倍心而說之

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

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答葉

公之明答刊本作紹繼也管子周聽近遠以續明注周聽之

其明不絕周易曰大人以繼明陳明卿本作答謂不

責葉公之不明也之恐不之誤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

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言於行惠則功罪

名刺薄之言甚不足道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堯舜禹湯文舜一從而

咸危評林危作包從當作危當作邑管子史記而堯無天

下矣舜德如此而行惠以爭民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言令夫以權重之臣為如舜而委之

未至失其民實無術之所致也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

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兩葉不伐為大者於

其所細也七句本於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

也執左契而乘軒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謂危生民

釋林賞等
間有之字

漢藝文志
孫卿子三
十三篇名
况趙人
齊稷下
有列傳
師古曰本
曰荀卿
宣帝諱故

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

智有之老子第十七章言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音悅也安何取

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迨來遠亦可舍已言不

也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

功伐之論也伐勲也言非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非真賢使

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遠矣仁者

能立於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何孟春日選其心

謂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孫卿即荀卿其

現存郝氏敬云漢人避宣帝諱詢改孫卿嚴子陵之類孫卿

非之所學者山云依荀卿傳孟子事齊宣王又云齊襄王時

而荀卿最為老師宣王十九年卒閔王四十年卒而襄王立

燕噲亦當齊湣王十年則荀卿與孟子燕噲不同時矣蒲坂

圓云燕滅距襄王立三十年而荀子為老師則與燕噲頗亦

相當豈其少時嘗于燕噲耶鳳卿案風俗通孫况齊威宣王

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

衆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也是時孫卿有秀才年

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

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譏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

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

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

趙應聘於秦後客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人殷殷王而夏衰

管仲去魯人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

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

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

陵令焉因是觀之荀子游學稷下在宣王時年甫十五與燕

噲同時故身歿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

用其言愚謂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

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臣各自舉其不自賢

功功相狗也

陳明卿評本作狗衆論之於任試之於事

能課之於功

舊刊課作奏今從原刊評林作課山云故羣臣

公正而無私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說以節財

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

也有君以千里

養其口腹自奉者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

方三千里

而桓公以其半自養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

禁者謂之劫

不能節下舊刊陳本節作飾王肅家而自節者

謂之亂

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也徒儉明君使人無私以詐

而食者

以必禁濫字者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

賞汗穢為私者

必知也事覺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

士竭力於家

百官精勉於上原曰注精廢勉已山云精讀為

侈倍景公

非國之患也舊注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陳孟

也非齊君之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莊冲虛曰

文字絕奇上文禁下節下之下孫鑛曰以知下二

字結上

三段茂卿謂有缺文誤增此無葉公事似為缺文而

其實

攝在禁於微則無積中上引老子應之也墨子亦難

葉公事

曰葉公子高問曰善為政者奈之何仲尼對曰善為

政者

遠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

其問也

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七

子產必先遺
更探其實也
不意聽其言
也非子尚且
察其術中
術者

者之遠者近之，曰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仲尼不
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也。鳳卿曰：若從非之論
彼三人者，以小智察群，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莠無積
矣。克知下民，隱微哉。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莠無積
莠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
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
見上或云管子沐路傍樹枝無尺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
寸之陰猶畫也讀曰精明如洗也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
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愚主矣能知
下非子過矣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神刊束作東聞婦人之哭也。脫一本
字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撫抑也言使御
者暫輟其馬也有問遺吏執而問之
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喪

厥平也

本傳作時

子產之言
五卷所

已死哭既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莠也。或曰：子產之治不
亦多事也乎？原注不以法度而
用智故曰多事也莠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
之，則鄭國之得莠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原注典主也謂
因事而責成之故
史鳳卿按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特盡聰明，勞智慮而
以知莠，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國之人衆而吾
人之智寡也寡
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舊注謂若因龍以治
治鱗蟲因鳳以治
羽鳥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
人以知人。山云兩所不知
人其舍諸意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
莠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原注羿
雖善射見
雀未必一得
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曰一雀適
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亦惑，所逃矣。通當之作，帝王世紀，帝昇與吳賀北遊，使昇射雀，昇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龍目，誤中右目，終身愧之。夫知燕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

而以已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

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舊刊一作矣，老子六十五章。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弱於始

也。今之如耳。魏齊鮑彪云：如耳，魏人高誘注：韓臣魏世，孰與

曩之孟嘗芒卯。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史記索隱：孟嘗字，齊邑名。

也。通雅云：呂覽商文與吳起語相事，史記作相田文。對曰：不

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彊韓魏，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弱

韓魏以攻秦，其無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言甚，鍾

期推琴而對。舊刊鍾期作中期，以音訛。酒一鍾，作酒一中，可

出此，人至此四十四年。吳氏云：期，史魏世家作旗，說苑敬慎

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

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

之未沉者三板。國策注：板，高二尺。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

吾乃今知之。汙水可以灌安邑。高誘曰：魏桓子邑。絳水可以灌平陽

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遂為韓魏所今已

下。齊萊張丐見魯君曰：臣來于足下，劉黃雖彊，未若知氏韓

裳曰：古之國君亦稱足下，與今不侔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九

魏雖弱未至如其以在字史記說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

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在字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也有過陳本作鍾期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

可害則雖疆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

陳本能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舊刊以猶

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在已勢奚問乎問言不

明自恃其不可侵則疆與弱奚其擇焉問不必夫不能自恃而

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當作

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

滅人國評林作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歿頭為飲杯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疆其未舊刊評林有水人之患乎雖

有左右原注謂秦王驂乘之左右非韓魏原注韓之二子也

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

瑟也絃不調弄不明原注說鍾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

昭王者也鍾期善養其任未嫌昭王也嫌滿而為所不知謂

矣通山云知知縣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

矣十四字句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亦見

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尚論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

之對皆有過也原注不在其位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作徵注徵見其不可惡之有

七

形管子作刑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管子權

其民者必重蓋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

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喜之有徵法驗也必有恩賜以

雖其所不見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

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管子作求其所不見之為之

可得也或曰廣庭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闔也或

紀簡文曰弗欺暗室豈况三光又謝方明雖暗室曾史曾參之

所慢也觀人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

惡在所見言不擇其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必字意

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原注謂明白洞達民

母蔽女惡母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

謂聖王增注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于堂

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堂使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

也物事也管子云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以法術法者編

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懸示術者藏之

於胸中以偶衆端偶合也即參伍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

如顯而術不欲見隱藏之使人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

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言編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

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

管子曰刊引提

之言也言政亦多術非一端也孔子曰民可使由斯不可使知之也亦此意然執以駁管子亦未可也

難四旧刊有第九字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文子亦登階叔孫穆子魯大夫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敵體今子不後寡君旧刊有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杜預曰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

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旧刊天子失道諸侯伐

之增山云伐當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田

六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

衛而後不臣於魯言於衛僭君故臣之君也君有失也讀言

所以僭君者君故臣有得竊國世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讀言

有失之君則小而命亡於有得之臣讀言其於有得之臣不

察管子下三魯不得誅衛大夫魯國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

之臣衛君不明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不臣不悛其所以失所以

得上文君有失也君也得之與失是在君之明暗耳穆子不

故文子耳或曰轉折又臣主之施設分也分際也禮運臣

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得得勢也踦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

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原注言分所當民之所予也惟正

是以桀索嶧山之女左傳桀伐有緡以喪其國上林賦郭注

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乎茗華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

之玉評林嶧山之女妹喜也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紂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六

世評注

比干心而曰吾聞聖湯身易名增湯名也履是也履者在下人所踐豈初
人之心有七竅名乙後改名履以避桀之忌惡耶又古史湯滅武身受罪
愍國自謂曰予甚武增言合作而海內服趙咺走山增唯合作宣左傳宣二年
宣子出亡未田氏外僕增田成子出走為鴟夷而齊晉從詳見喻老
皆言辭其則湯武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增言非由
分而取也增言非由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而後天下以君位與其
也也原注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也今未有所以得也也
而行其所以處威儀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
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齊景公舊刊作齊公禮之範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代於季孫貪其富也
諸本代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誅也讀言
詐偽以媚景公也左傳定九年云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
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評林言急利甚桓公五伯之上也
一本上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
作主誤劫殺之功神駒陳本制萬乘而享大利君以人臣而劫殺其則
羣臣孰非陽虎也孫鑛曰此言齊羣臣皆有陽虎事以微巧
成精以疎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
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
是疏上文而拙也神駒陳本並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範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六 十三

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罰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原本辭作亂誤宋世家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不聽而楚商臣殺父鄭去疾子弟鄭世家靈公見弒鄭人欲立其弟去疾去疾讓其庶兄公子堅堅立是為襄公而魯桓弒兄隱公五伯兼并以桓律人評林誤古今人表鄭公去疾叙中上人而魯桓弒兄隱公五伯兼并以桓律皆無負廢也增上引齊桓為證故此斷之曰齊桓弒兄好內性有善有不善一概論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老入齊人猶投也而不誅是兼為亂也齊受魯亂也君明則知誅陽

虎之可以濟亂也濟止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誅必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亂臣之彰者上文作成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矣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威畏也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孫鑛曰此言宜首誅陽虎以悚動齊之羣臣鮑文子之言為是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一作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左傳桓二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左傳作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

晚也

王世貞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復是以見

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

原注有怒不

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

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

增褚師石圃也左傳哀九年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

焉褚師声子譏而登席公怒師曰臣有疾公愈怒褚師公戲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遂作難衛侯出奔宋食菹之

羨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

原注舉君

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

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

見示情稽罪而不誅使渠彌會憎懼死以徼幸

惡也

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王維禎曰謂昭公既知

不能斷所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

之至也

之眾也

晉厲公滅三邾而察中行作難

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

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

新刊韓非子解詁

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增楚語昔者齊驕馬繻以

胡公入於貝水注驕馬繻齊大夫胡公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胡公虐馬繻殺胡公又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

時哀公之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盡逐胡公子漢書古今人表云齊胡公哀公弟列之第九等

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

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陳本有公字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

曰臣之夢踐矣言已之夢果實踐而不虛公曰奚夢

見寵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据七術後趙本人主者夢

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寵乎侏儒曰夫日兼照七術照作

照今案作燭王昭君為王明君天下燭策作并一物不能當也國策當

評林之作
夢之問
公
三

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寵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寵

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雍鉏韓子以為雍鉏者吳注煬醫

吳注失考陳眉公十集孔子主雍鉏趙岐以為雍鉏者吳注煬醫說苑至公雍睡人姓名趙岐傳之誤耶耶代醉編亦載此說

云東坡曾考正之人物考雍姓睡名又名渠因考孔子世家靈公與婦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出即此人而左傳襄九年

年孫制從衛師雍鉏獲殖綽豈初從孫氏後以宦者事靈公耶通雅曰癰疽瘡環說苑作雍睡孟奇謂字書不相通字書

自不知古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策用作立司空狗蓋史狗

悅遽爰史狗杜注或曰侏儒善一本假於夢以見主道矣言

史朝之子女子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于噲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十六 十六

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原注謂以賢為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一作主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原注知其不肖故不害也今不加

知原注言已之智不及賢者故必危注皆非而使賢者煬已舊刊

作已又則必危矣原注賢者未必賢危王維禎曰以為美而

信矣故危也蓋言靈公雖退不肖而或曰屈到嗜芟楚語注

進美恐以所愛者為美猶為煬已也周禮醢人左傳菹獸注菹蒲菹

夕也芟蕩子子文王嗜菹蒲菹周禮醢人左傳菹獸注菹蒲菹

菜和酢以漬菜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

其物叶聖晉靈侯字云當說參無恤增史記晉靈公六年禦

人為今案范無恤燕王字陳本同噲賢子之字刊衍非正士也

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

句恐誠賢而舉之謂人主所以為賢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

舉叔孫當作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

出燕噲雖舉所賢而隨同陳本一作於用所愛衛姜肆然哉則

侏儒之未一本有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

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

必危原注所賢者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原注

者誠賢則不危今案君已知其不肖專任賢臣必有備之之心故不危

